

陳正芳(2005)〈《湖畔之家》的水中生滅〉《中國時報》書評。2005年5月

拉丁美洲文學中有個近似短篇小說的文類—cuento，中文直譯即為「故事」，這也是拉美人頗自豪的文學創作形式，誠如賈西亞·馬奎斯所言：「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對我們展現的是，充滿奇特事物的現實。」而「故事家」(cuentista)們在拉丁美洲三百餘年的殖民史穿梭遊走，企圖尋覓、採擷、還原父祖輩的故事。印地安原住民、黑人奴隸、歐洲征服者皆有不同的土地依戀，他們對立、衝突乃至融混交織的歷史，型塑了無盡胎藏的故事泉源。羅莎立歐·費蕾是波多黎各作家，她的作家身份包含了小說家、詩人、散文家、故事家及文學評論家，1970年寫作「故事」開始創作之途，1978年出版第一篇「故事集」，內容展現她一貫關切的政治和社會議題。80年代末嘗試長篇敘事，一直到第三本長篇小說《湖畔之家》，在1995年以英文出版，書市大賣外還獲得美國圖書特別推薦獎。

□ □ 《湖畔之家》有著拉美「故事家」筆下的精彩故事，也有著文學評論家的深刻反省，還有詩人擅長的寫意美學。人物素描都先來個探源的動作，就像小說中寫到：「是美國人，還是西班牙人；誰曉得？這樣下去，我們永遠無法決定要當什麼人。」堅毅卻不失寬厚的費蕾，要確立每個人物的存在價值，即便是小說的配角人物不管是鬧出緋聞的俄國芭蕾舞老師克藍斯基、是母親在沼澤地被強暴生下的黑妞卡梅麗娜、或是美若聖女畫卻眉心長著嚇人黑痣的。。而後故事在敘述者的書寫裡娓娓道出，每個故事都在逸出讀者的想像下結束，一如本書的結局，無可避免的殺夫情節，著實令人停止三秒鐘的呼吸，而情緒迴盪難以平息。波多黎各脫離西班牙殖民後，受美國託管的特殊國族認同，除了奇幻文學(lo fatástico)的風格時而在篇章間或出現，就小說結構來看，全書以後設小說的技巧進行歷史和小說、真實和虛構的辯證。小說主線是「湖畔之屋」的第二代女主人依莎貝的記憶書寫，每幾章間隔利用丈夫金丁的閱讀和心得進行《湖畔之屋》原稿的批判，因為「金丁喜歡歷史勝過於文學。對他的品味而言，文學不夠道德。作家永遠是依他自己的方式來闡述事實」。這裡饒富趣味的是由性別差異所引起的歷史記憶差異，好些地方費蕾就是利用這個方式，提供讀者自行選擇故事的真實版本。

□ □ 這本小說的豐富向度表現在性別和家（國）族議題的交融上。三0年代出生的費蕾，早有女性自覺的獨立意識，她是當時少數獲取博士學位的女性，即可為證。然而她的女性觀極為成熟，就如在《湖畔之屋》裡，她寫丈夫的家族史，也寫自己的家族史，每條家族史脈仍要分支各自敘述父系和母系的家族史。這是既不偏袒男性，亦不獨尊女性的平權概念。此外，這本小說延續從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到阿言德的《精靈之屋》敘述家族史的書寫傳統，例如人物角色的極端性、風土民情的驚異、革命政治的基進、由簡而繁而凋零的興衰曲線；又在以家的建築物概念裡，遙相呼應秘魯作家尤薩的《青樓》，一具體的建築空間隨人、事、物的輾轉周折，衍生各種耳語傳說，幾度樓起樓塌，最終付之一炬。可以說是另一本深入瞭解拉美文化的創作。這本小說的故事曲折離奇和多重指涉同時滿

足了看熱鬧和看門道的讀者心態，

□ □ 本書譯筆流暢，對於人物、地名、諺語等專有名詞均有詳實而豐富的考證作註，對於讀者而言，真可謂在一場故事宴饗之餘，充實了語言、文學、歷史和藝術的知識，堪稱物超所值。只是我思忖著：國人的藝術層面該如何提升？期望有一天譬如現代舞蹈家鄧肯、莎樂美之舞。藝術常識可以不需加註？而國人對拉美文學，可以有起碼像是對英美文學的認知，於是諸如波多黎各首都聖約翰市（San Juan）、現代主義詩人魯本□達里歐等，這樣普遍的西班牙語地理及人文風情亦無須加註？或許當我們擁有更多的西班牙語譯書，文化交流的成熟便足以使我們在閱讀翻譯小說時亦如同閱讀本國小說般自然流暢。